

千帆竞发

酿酒与写作

1970年,不到17岁的我从青岛一中毕业后,被分配到青岛啤酒厂,在前发酵班组工作,直至60岁退休,工龄43年零2个月。进厂时,劳工科长称前发酵是关键岗位,分配至此的人都在公安局有备案,可实际工作并不轻松,终年穿着湿漉漉的棉衣,在弥漫着化学气味的环境里劳作。

我热爱文学,曾偷偷阅读大量书籍,还在台东区职工夜校跟徐瑞昌老师上了两年“文学写作班”。后来,我以当时的社会事件为背景写了短篇小说,经青岛文化局局长聂希文介绍,找到青岛文联刘禹轩先生。刘先生鼓励我,但小说因政治原因被“枪毙”,他建议我写身边熟悉的人和事。于是,我以厂里总工程师吴赓永先生为原

型,创作了短篇小说《酿》,发表在1980年第四期青岛《海鸥》文学月刊上,还挣到36元稿费。从那以后,我以“叶帆”为笔名开始小说创作,1984年加入山东省作家协会,并将笔名入了户籍。

虽然成了作家,我仍在前发酵班组上班。我向往厂里的工会和宣传科,却不愿写黑板报和通讯稿。一次,我神差鬼使地闯进宣传科,说了句冒犯的话,那一刻,我是个被文学溺爱的“坏小子”。后来我明白,文学和宣传不是一回事。

师傅是民国时期入厂的老工人,谈起德国、日本统治时期的情况语焉不详,却对德国时期的房梁称赞不已,那些钢梁支撑起了最早的发酵车间,后来这里成了青岛啤酒博物馆的展室。

叶帆

厂里对我参加省市文代会、作代会及笔会等活动都很支持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涉足影视剧创作,与丁灿邦老师合作创作了长篇电视连续剧《跑马场》,把青岛历史搬上荧屏;后又合作创作《崂山道士》(后改名《崂山探花郎》)。

这期间,啤酒厂发展迅猛,产量不断攀升,我则不断出书,还获得了一些荣誉。我负责筹建青岛啤酒博物馆的文字工作,之后萌生了写长篇小说《酿酒师》的念头。有影视公司邀约我写青岛啤酒厂的电视剧,可写到一半,合同终止。退休后,七十岁的我开始写《酿酒师》,两年完成,本想封笔,电视台又邀我将《酿酒师》改编成电视剧。唉,文学这条路,似乎永无止境……

凡事皆有“度”

侯修圃

迎着秋风,看着五彩缤纷的落叶,有一种无名的惆怅。我对坐凉亭的另一位老太太说:“你看张老师,多令人羡慕啊!”那老太太姓赵,她说:“张老师也有糖尿病,为了不吃药,每天坚持快走,以消耗能量。”听了她的话,我心里想,这不失是一种好办法。不过,老年人不宜走得过快,她这种走法,不一定是好事。

果然,今年春天,张老师突然不见了,塑胶跑道上少了一道流动的风景,不无遗憾。有一天,在花园里碰到她老伴,我问:“怎么不见张老师了?”她老伴喜欢下象棋,虽然87岁高龄了,每天在凉亭里与棋友“万马战犹酣”!他见我问他,就说,张老师走路抻了筋了,每天拄着棍子在家里锻炼。我方明白。可是过了五个月了,仍没有见张老师下楼锻炼的身影,少了这道风景像生活中失去色彩一样。

这件事,使我联想起10年前的一幕。那时,我在观象山居住,每天早晨,我有晨练的

搬到崂山这个小区,我倍感惬意。小区绿化极佳,园内高树低灌、花木扶疏,布局巧妙;石径蜿蜒,鹅卵石铺地,搭配凉亭长廊,宛如古代大户花园,可赏可游。尤其是绿植外那一圈红色塑胶跑道就令人眼前一亮。跑道一圈520余步,万绿丛中一点红,成了老少皆宜的锻炼好去处。在这些人流中,特别显眼的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太,中等身材,大眼睛。走路之快,年轻人未必能跟得上。耄耋老妪的绕圈,成为塑胶跑道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出于好奇,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西去的太阳斜照着她瘦瘦的身影,美到极致。我追上去搭讪:“老师,你贵姓啊?”“姓张。”“贵庚啊?”“83岁了。”“哦,咱俩同岁呀!”“您一天能走几圈啊?”“上午10圈,下午10圈。”听罢,我被惊得目瞪口呆,一天20圈,相当于1万多步呀!我每天走4圈,累得腿不打弯,像要摔倒似的。人啊,真不一样,我已气喘吁吁了,她还大步流星。我自动退到凉亭里大口喘气。

锦绣山河

向生活要乐趣

锦河

光阴似箭,退休后享受的快乐生活,如同驾驭着天马,独往独来,生活的节奏让我每天都有个好心情。转瞬间,已经踏入了耄耋之年。每天自由自在地上网,每天清晨发表一首诗歌,真可谓:优哉游哉!

曾记得,刚退休时,对自己的工作岗位恋恋不舍,真有点闪得慌。望着办公室自己的座椅,想着为单位和全系统的宣传工作做出的贡献;想着自己获得了300余件来自国内以及省市区的各种荣誉证书;想着自己通宵达旦地伏案振笔,不辞劳苦地爬格子;心想:我对得起组织上对我的考验,问心无愧!曾记得,为了扭转短暂的彷徨和失落感,我与太太一起向大海要健康:坚持游泳锻炼,夏日在一浴乘风破浪,其他时间去健身和游泳。这些使自己的生活会了新的起色。这是其一。

刚退休时,电脑还没普及。为了发挥我的写作特长,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。我坚持在日记本上写诗歌。不久,远在上海的内兄寄来了“小霸王学习机”,太太陪着我在键盘前操作,望着屏幕上自己创作的诗作,心潮澎湃,心花怒放。不久后,女儿为我特地买了笔记本电脑,从此以后,我的心灵如同骏马奔驰在文学的草原上,一发不可收拾。那时,诗坛发生了变化,我创作的儿歌常常发表在《小葵花》等一些刊物上。在网上,我坚持自己的诗歌写作风格,坚持每天创作一首,发在网上,看到效果不错,就选一些满意的作品发在《淮风》《海外文摘》《作家报》和本地的报纸上,以及一家大型的企业报纸上,取得了理想的效果。这是其二。

为了扩展自己的视野,太太和女儿常为我的外出旅游操碎了心,有的放矢地选择海内外的旅游景点,心情之兴奋,甬提了。最近几年,我们全家在国内外旅游了很多景点。这都使我身心健康,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内容,也鼓舞了我的创作劲头,使我“向大海要诗歌”和“向远方要诗歌”的愿望得以实现。这是其三。

总而言之,自己不服老,我努力向生活要兴趣,要质量;去追求,去落实。人退休了,思想意识还在不断地提升,与文字相伴,何乐而不为!老有所为,老有所乐,乐在其中,乐趣盎然。

习惯。有一位慕师傅,家住聊城路,他是某单位退休的司机,不到70岁。每天早晨与我们一起锻炼。锻炼的项目,不外是压压腿,打打太极拳什么的。也就是个把小时,各自回家吃饭。大约一个月,慕师傅不来了,我很纳闷,就问与慕师傅关系比较好的小安。小安说:“慕师傅腿痛得不敢走路了。”“什么情况?”我问。小安打开了话匣子:慕师傅,早晨在山上锻炼1个多小时,回家吃了饭,就出门走马路。每天从聊城路走到延安路,再从登州路转回家,大约2个小时。每天3个多小时的锻炼,快70岁的人了,哪能受得了?

小安说的不无道理。这件事,使我想到宋代欧阳修所说:“物过盛而当杀。”欧阳修强调的是“过盛”,也可以理解为过度、到顶峰;“杀”,并非杀戮,而指衰败、衰弱。因此,干什么事都要有个度,锻炼也如此,这个度就是“适度”,过了,就会走向反面,所谓物极必反,就是这个道理。